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文

原芝

紹興二十四年芝產于　太廟楹當仁宗　英宗之室詔羣臣畢觀奉表　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張某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宋我　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之符於惟欽哉在昔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爲公授我　英祖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　聖天子躬濟

乾隆御覽之寶
國家圖書館藏

大業既平既治上恬下嬉惟大本未立
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饗有燁茲芝胡
爲乎來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
曰不然曷不于他乃廟產旃曷不于他惟
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欽哉
天意則然我　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哉
我二三輔臣以告我　聖天子告我　聖
天子承天之意承　祖宗之意早定大計
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有言惟貳惟一
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告
聖天子爲萬世慮蠢爾小子越職罪死弗
罪以思惟二三輔臣以思以謀告　聖天
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奚恤渠敢愛
死而畏越厥職

記

遊無窮齋記

人之心思無不至也一息之頃北可以燕
南可以越夫物之善遊莫心若也方在越
也則目之所營足之所履越之山川城郭
也而燕不與焉及其至於燕也猶在越也

夫一息之頃也一心之思也而燕越不能以相通何也思爲之礙也故一物入於思一物爲之礙一事入於思一事爲之礙吾雖欲遊而事與物者留之其能無所不通而無所不至也哉子張子謂子郭子曰子好游乎子必無思而後可以游於無窮雖然無思者聖人之學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嘗試與子取其似者而言之子嘗寐而無夢矣乎寐而無夢非無思也神潛而心不用也方是之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者紛於吾前而吾心不知焉則亦近於聖人之寐而無思也已夫昔之遊不遂者以吾之思累之今吾嗒然自放於一榻之上子欲求吾心之所在了不可得其遊燕耶越耶其在天地之間耶其出天入神而與化終始耶子固不能知之而吾亦安能知之豈獨吾不知之雖有聖人亦安能知之故名吾寢齋曰游無窮於子何如郭子曰信斯言也則子所不能自同於聖人者直在於寤寐之間豈其然耶張子曰然吾方

欲就睡須子他日來爲子言之紹興戊寅三月記

宣州修城記

宣爲城西南負山東北踞溪流幅員三千四百步建炎中侍御史直龍圖閣會稽李公嘗守以支潰卒圍閱月引去公益治城具器用嚴爲之備當是時江淮之間靡焉騷動惟宣以城堅好故不被兵宣之人德李公尸而祝之蓋距今辛巳餘三十年矣而定陶任公亦以御史直龍圖閣繼李之績惟定陶公德成而行尊實大而聲宏剛方以立朝豈第以牧民民聽既孚吏虔弗媮教條一施事訖于理乃視城壘東傾西決乃閱戎器剥折蠹敗公聳然懼曰吾惟守土不此之務吾失職矣即日出令裒材揆功易圯以堅增庫爲崇尺積寸會役有成數檄召下縣使以徒集程督有制犒賜有時無偏徭無墮工一月而裁再月而畢千雉雲矗百樓山峙屹業岌峨若化而出池隍險幽門闥回阻誰何周嚴至者神沮

凡城所須無一不給既又冶金伐石刓革
揉木殺簳傳羽濡筋削角練工之良大治
兵械戈劒弓矢櫜櫜戟幟視諸故府乃易
乃飭枚計其凡四十萬有奇邦人士女四
方賓客駭嘆其成天造鬼設冬十月虜驅
絶淮翦我合肥蹂我歷陽流柿投鞭規濟
天塹並江列城焦然以憂公旦起聞諜色
不爲動徐召賓佐分畀其職某調某卒某
賦某甲某守某險米鹽薪芻鐵炭布帛瑣
細之物毛舉其目嚴以待命增斥堠申火

禁察姦宄詰逋逃吏持筆牘畢受成畫號
令明壹奔走就事邑居之豪率其僮客什
伍相聯以藝自達受粟取傭豐殺以宜旬
日得戰士五千嚴兵登陴部分整暇驛聞
諸朝恩給臺仗朝莫閱習導以醲賞四鄰
繹騷羽書交馳吏駭人搖滋不奠居而吾
宣城晏起早眠在都在鄙弗震弗驚邊之
遷民係路來歸振廩授地罔不得所十有
一月首亮就斃闔府文武撰日解嚴父兄
子弟惟公之勤歡喜踊躍願肖公象置祠

宇如所以事李公者公持不可民不公之謀亟營屋市中公命撤之邦人曰公德著聞天子且奪公歸之朝盍乞諸天子而留公則數百千人相與扶携走闕下拜疏願借公十年公又遣縣吏禁止民從間道疾馳卒上疏乃已或謂某子之居是邦也宜知之矣今吾父兄子弟將列公之事刻之金石使子孫不忘公文非子誰宜爲某謹應之曰不敢辭也雖然此公之細也使公自是進而居可爲之地一衆心以爲城尊主威隆國勢以保鄣天下此公之志也而見於宣城者公之細也曾何足云勞苦父兄幸教某某不敢辭願因父兄之言書顛末以詔來今明年三月吉日歷陽張某記

樂齋記

趙再可於癸未之秋往主濠之鍾離簿事過別予於吳門時虜方聚兵汴宋居江之北者蓋皆徙而南再可獨驅車以北與再可戚而愛之者交諫止之再可慨然無難

色謂予曰吾聞濠自更辛巳之兵府寺蕩焉而吾簿之於職又廢而復存者今吾往寓直之無所將營一椽之屋以庇風雨而將名之孰可謀之子予名之曰樂齋夫濠上之樂孰知之使吾於濠官守得其職固樂不幸而不得其職而不害其爲趙再可者再可亦樂也又不幸而虜入塞再可與民以心爲城擇險而守再可之志如此再可亦樂又重不幸再可力不支而見得於虜再可以得死所爲幸再可彌樂夫無往而再可莫不有以自樂再可茲行其策得矣彼紆朱懷金駕高車從卒史號稱大官平時冒爵位取富貴一旦赤白囊至股慄心悸謀自竄之不暇聞再可之樂可愧死矣八月二十六日張某記

宣州新建御書閣記

臣前年客宛陵間出城東門望喬林中有屋餘百楹問知其爲學宮也即其後有出於衆屋之上欹傾支拄若樓觀云者御書閣也私念宣大郡民業於儒十五守多貴

卿名人惟聖人之經天子所書於此乎藏之弗稱顧若是非政之闕耶今年秋臣自撫來吳舟行過江上解后宣之士大夫則已雄詫其鄉之所謂御書閣者謂江而南環數十州莫若吾州之閣麗且壯而吾經營之功民蓋不之知焉臣心竊喜快謂前日方嘆其庫陋而今果有新之者恨未得一至其下也冬十一月宣之守集英殿修撰臣許尹以書謂臣使記其成臣頓首不辭竊惟我　祖宗以聖繼聖所以出治一於道德仁義之實雖未嘗求工翰墨而英華之發越精神之運動心手相忘道藝一貫得於自然超冠古昔臣在秘閣嘗竊窺累朝雲漢之章蓋以　太祖皇帝艱難草昧日不暇給之際重之劫火散亡之餘其書之存猶數十百卷自　太宗至于　徽祖所藏益多然後知聖人所以遺其子孫謂雖極天下之貴而退朝燕息從容娛樂者獨在於是狗馬聲色技巧之奉不皇及也我　太上皇帝天縱聖學適追先猷身

濟多虞同於創業萬機餘力一寓之書六經諸子史官之所記寫之琬琰頒於天下者無慮數千萬字特書密賚登牀所取散於羣臣之家者不與焉於乎可謂盛矣主上富於春秋稽古重華心畫之妙其則不遠臣知宣城之閣不足以盡藏所賜繼是又將闢而增之也昔者尹甞爲工部侍郎以耆儒被　上眷知　上之德意志慮其來宣城百廢具舉農勸于耕士興于學廩有積粟帑有餘布既新是閣甿俗呼舞整整愉愉邦用綏和蓋相其役者宣城知縣臣李端彥而教授於其學者臣豐至

風月堂記

風月堂既成張安國過之季高使記其歲月夫士達而爲宰相窮而爲農夫足夫已而遺其外樂一也坐廟堂進退百吏時雨暘穫藝五穀以彼較此孰憂孰適季高天下士獨從其適而遺其憂豈理然哉堂雖成予恐風月不能淹季高於此也若予懵甚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飢而食渴而飲借

公茲堂或可遺老

太平州學記

學古也廟于學以祀孔子後世之制也閣于學以藏天子之書古今之通義臣子之恭也當塗於江淮爲名郡有學也無誦說之所有廟也無薦享之地有天子之書坎而寘之屋壁甲申秋直秘閣王侯秬來領太守事於是方有水災盡壞堤防民不粒食及冬則有邊事當塗兵之衝上下震揺侯下車救災之政備敵之略皆有次叙飢者飽壞者築赤白囊晝夜至侯一以靜填之明年春和議成改元乾道將釋奠于學侯語教授沈瀛曰學如是今吾州内外之事略定孰先於此者命其掾蔣暉呂濱中撤而新之先是郡將欲樓居材既具侯命取以爲閣闢其門而重之凡學之所宜有無一不備客有過而嘆曰賢之不可已也如是夫今之當塗昔之當塗也來爲守者孰不知學之宜葺而獨忘之者豈眞忘之哉力不瞻耳始王侯之來民嘗以水爲憂

已又以兵爲憂王侯易民之憂納之安樂之地以其餘力大新茲學役不及民頤指而辦賢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客於是又有歎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天下傳之至今天地之位日月之明江河之流萬世無敝者也時治時亂時強時弱豈有他哉人而已耳財用之不給甲兵之不強人才之不多寧眞不可爲耶詩曰無競維人謂予不信請視新學夏四月既望歷陽張某記

隱靜修造記

平時江東法席之盛建康曰鐘山當塗曰隱靜宛陵曰敬亭敬亭黃蘗之所居而鐘山隱靜則又誌公杯渡託化之地山川形勢略相甲乙建炎之兵敬亭獨存鐘山隱靜則瓦礫之場也自余往來建康住鐘山者既更十餘輩未嘗不欲建立而卒不能有所就數年來僅能　有佛殿矣問其事力悉出於道人楊善才者寺之僧無與也惟隱靜介居繁昌南陵之間地瘠民窮而無大檀施山又深阻尋幽好奇之士不至

妙義禪師道恭紹興甲子自大梅來披荆棘輦糞穢由尺椽片瓦之積至於爲屋數百千楹土木之工金碧之麗通都大邑未有也蓋妙義住此山於今二十有二年以歲月之久願力之堅規模之宏遠心計之精明始於至難積而至於易營於所無積而至於有以能圓滿此大事因緣歷年雖多一彈指之頃也爲屋雖多一把茅之易也夫以鐘山距建康十里而近富商大賈之所走集金帛之施無虛日舊觀之還其艱若此隱靜望鐘山不敢十一而所以莊嚴成就乃百過之余嘗求其故矣妙義之道業足以致此而其大端亦以久故也此佛事也非久不濟而今之爲郡縣者視所居官如傳舍朝而不謀其夕欲民之化也政之成也難哉年月日張某記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記

仰山廟記

仰山二王自江而西飲食必祭威德所被齊光日月乾道元年張某來守桂林時李金方冠郴陽羽書交馳於道某謁於祠禱曰使廣西不被兵者神之賜則請爲王廟于桂且奉神之像以俱其七月某至郡九月冠平蓋嘗以萬人闖吾境知其備也引去惟王之仁之靈某不敢盡述獨叙其答

某者如此敬撰曰擇地於城之北爲王館御而書其所始使後有考且勸桂之民以虔事王二年二月旦張某記

棠陰閣記

君子之爲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之誠心感於民也深故其來也如慈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父母捨其子而去父母捨其子而去子之心之思寧有既耶猶曰吾父母將復吾歸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之心益不能忘於是過其宮室見其所服用與其所愛樂起敬起慕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更數十百世而不敢怠者蓋昔之人以爲父母則今之人皆其孫子孫子而事其祖宜如何也余昔爲中都官聞閩有賢令曰張君仲欽閩之人歌舞之去而思之前年余爲建康仲欽適通判府事當塗闕守余檄仲欽攝焉居數月余罷建康仲欽亦代去余居當塗之別邑往來田間聞民之思仲欽飲食必禱也余曰張君之政何如而使爾不忘若是民曰我

亦不能知但去年有水菑而君寔來民不知水今年水不爲害而吾懼然若將隕焉君之時吾與官若相忘君去我我日與州縣之吏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欽提點廣西獄事下車一月冒黃茅瘴走二十五州以扁舟渡海吏士扣頭涕泣交諫仲欽搴裳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震駭仲欽怡然不爲動也黜陟罷行一皆考之民民扶輿讙噭以爲百年未之見也夫以當塗之思則知閩之思以閩當塗占之仲欽之去嶺表而還天朝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而人愛其甘棠故余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以識民異日之思閣之前有榕木交蔭閣上仲欽之所遊息乾道丙戌五月朔日歷陽張某記

遊朝陽巖記

丙戌上巳余與張仲欽朱元順來遊水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即其上爲亭面山俯江据登覽

之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來水
潦方漲朝日在牖下凌倒景涼風四集仲
欽忻然舉酒屬余曰茲亭由我而發盍以
名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蓋嘗名其亭
曰朝陽而爲之詩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
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
東鄉敢獻亭之名亦以朝陽而巖曰朝陽
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
即書巖石記其所以張某記

千山觀記

桂林山水之勝甲東南据山水之會盡得
其勝無如西峯乾道丙戌歷陽張某因超
然亭故基作千山觀高爽閎達放目萬里
晦明風雨各有態度觀成而余去迺書記
其極

衡州新學記

先生之時以學爲政學者政之出政者學
之施學無異習政無異術自朝廷達之郡
國自郡國達之天下元元本本靡有二事
故士不於學則爲奇言異行政不於學則

無道揆法守君臣上下視吾之有學猶農之有田朝斯夕斯不耕不耘則無所得食而有卒歲之憂此人倫所以明教化所以成道德一而風俗同惟是故也後世之學蓋盛於先王之時矣居處之安飲食之豐訓約之嚴先王之時未必有此然學自爲學政自爲政羣居翫歲自好者不過能通經緝文以取科第既得之則昔之所習者旋以廢忘一視簿書期會之事則曰我方爲政學於何有嗟夫後世言治者常不敢望先王之時其學與政之分與　國家之學至矣十室之邑有師弟子州縣之吏以學名官凡豈爲是觀美而已蓋欲還先王之舊求政於學顧卒未有以當上意者則士大夫與學者之罪也衡之學曰石鼓書院云者其來已久中遷之城南士不爲便而還其故則自前教授施君鼎石鼓之學據瀟湘之會挾山嶽之勝其遷也新室屋未具提點刑獄王君彥洪提舉常平鄭君丙知州事張君松皆以乾道乙酉至官下

於是方有兵事三君任不同而責均雖日不遑暇然知夫學所以爲政兵其細也則謂教授蘇君總龜使遂葺之居無何而學成兵事亦已環三君之巡屬整整稱治夫兵之已而治之効未必遽由是學也而余獨表而出之蓋樂夫三君識先王所以爲學之意於羽檄交馳之際不敢忘學學成而兵有功治有績則余安得不爲之言以勸夫爲政而不知學者耶凡衡之士知三君之心則居是學也不專章句之務而亦習夫他日所以爲政不但爲科第之得而思致君澤民之業使政之與學復而爲一不惟三君之望如此抑國家將於是而有獲與明年八月旦歷陽張某記

三河記

直秘閣胡昉治歷陽之明年令行禁止道不拾遺於是始以民之餘力開三河曰千秋曰姥下曰石跋因民之利不勸以從雷動風偃天造地設知閤門事龍大淵將上旨視其成都統制劉源江東運使韓元

吉淮西運使梁竑皆會夫興事造業之難聖智懼焉是舉也惟　天子之信臣臨之而諸賢參同異之論稱其平以復于　上將不獨吾千里蒙其利爲保鄣爲璽絲昉其任是責哉乾道丙戌十月旦張某書于三瑞堂

觀月記

月極明於中秋觀中秋之月臨水勝臨水之觀宜獨往獨往之地去人遠者又勝也然中秋多無月城郭宮室安得皆臨水蓋有之矣若夫遠去人迹則必空曠幽絶之地誠有好奇之士亦安能獨行以夜而之空曠幽絶蘄頃刻之翫也哉今余之遊金沙堆其具是四美者與蓋余以八月之望過洞庭天無纖雲月白如晝沙當洞庭青草之中其高十仞四環之水近者猶數百里余繫舡其下盡却童隸而登焉沙之色正黃與月相奪水如玉盤沙如金積光采激射體寒目眩閬風瑤臺廣寒之宮雖未嘗身至其地當亦如是而止耳蓋中秋之

月臨水之觀獨往而遠人於是爲備書以爲金沙堆觀月記

萬卷堂記

歐陽文忠公之諸孫曰彙字晉臣者居廬陵之安成築屋其居之東偏藏書萬卷扁之曰萬卷堂乾道丁亥冬晉臣自廬陵冒大雪過余於長沙曰彙堂成久矣而未有記也願以爲請夫人莫不愛其子孫也而爲之善田宅崇貨財今彙有三子不願以此愚之也蓋辛勤三十年以有此書以有此堂而使三子者學焉余以爲文忠公之德宜有後也而今未之聞焉充晉臣之志其在茲已其在茲已晉臣歸幸爲我告之古之所謂讀書者非以通訓詁廣記問也非以取科第苟富貴也亦曰求仁而已仁之爲道天所命也心所同也聖人之所覺焉者也六經之所載焉者也得乎此一卷之書有餘師矣不然盡讀萬卷之書以爲博焉其可也以爲知讀書則未也

壽芝堂記

秘閣脩撰襄邑鄭公子禮自湖南轉運副使就拜本路提點刑獄提刑置司衡州而衡州子禮落南寓家所在於是有芝產於內寢一本九莖五色備具子禮築新堂未有名也客或考芝之祥名之曰壽芝蓋五芝生五嶽得以和藥皆致神仙壽千歲子禮今年七十有二康寧而好德其奉使典州皆有績惠語曰仁者壽則芝之生豈徒然哉余與子禮廣西湖南同官又有連也既書其扁又爲之記乾道丁亥十二月望

歷陽張某記

金堤記

蜀之水既出峽犇放橫潰荆州爲城當水之衝有堤起於萬壽山之麓環城西南謂之金堤歲調夫增築夏潦方滛府選才吏分護堤上乾道四年自二月雨至于五月水溢數丈既壞吾堤又齧吾城晝夜湏洞如疊萬鼓前尹尚書方公極救灾之道決下流以導水勢親督吏士別築堤城中民安不揺越兩月而後水平秋八月其自長

沙來以冬十月鳩材庀工作新堤凡役五千人四十日而畢已決之堤匯爲深淵不可復築別起七澤門之址度兩阿之間轉而西之接于舊堤穹崇堅好悉倍于舊既成其進府之耋老問堤之所以壞曰異時歲修堤則太守親臨之庳者益之穴者塞之歲有增而無損也堤是以能久今不然矣二月下縣之夫集則有職于是者率私其人以充它役或取其傭而縱之畚鍤所及併宿草與土而去之耳視堤既平則告畢工於是堤日以削而卒致於潰也予感其言因書之以告來者使知戒焉築堤餘材裒之作小亭于堤之半取少陵江湖深更白松竹遠微青扁之青白亭而刻文于壁間五年三月張某記

荆南重建萬盈倉記

按荆州圖經府倉在牙城西街北今之倉者乃在牙城之南街西其遷廢歲月不可得而考也初荆州平時米麥麻豆歲輸于府者合十四萬有奇今財七之一以其少

也故廩庾出納在官者不復甚經意因陋就簡以至于今十年來荆州屯兵諸道之饟者受給無所於是因倉之餘地續續爲屋横邪曲直隨地之宜如積薪如布筭或高或庳上雨旁風至棟桷委地而猶藏穀軍士月給皆黑腐以飼雞豚且不食余至官三月既築潰堤閒與僚吏周視官寺蓋無有不敝壞者而倉爲急會朝廷賜以峽州所買之木即檄統制官董江節度判官趙謙攝掌書記汪琳撤舊屋而新之合爲屋一百五十楹揭之曰萬盈倉外峻墻垣内謹扃鑰臺門高廣聽事深明面勢位置稱其爲大有司也自湖之南北江之東西舉無與吾倉爲儷者是役也奔走程督又有攝潛江巡檢郭撝凡用木九千枚緡錢六千米千斛既成而余以親疾丐祠去前所謂官寺之當葺者僅能畢甲仗庫若學宫軍帑則已鳩工而未成也乾道五年三月旦歷陽張某記

黄州開澳記

守楊宜之至黃三月問諸父老曰黃之所以未復其故者以古澳之未濬也黃爲州臨江背山沙岸壁立客艘上下無所於泊幸而畢關征則棄去如脫免四方之物至黃者不復貿易黃之民惟其土之毛晝合於市無所售則悶然以歸夫然者以四方之來者不留故也今誠還澳之舊使順流而下泝江而上者不于黃有風濤之厄稍爲旦暮計黃之爲黃庶乎可也宜之惕然不皇顧其帑廩之有無即曰鳩工惟父老之言爲信親率畚鍤於以用民而民無怨閱廿日而開澳之工畢始澳有上源乘夏潦之淫沙水俱至水去沙積日濬治之亦填淤也宜之謂澳者所以藏舟絕一源則下澳長無湮塞之患蓋前之議者未及講也乃罷開上澳余來適丁其成且宜之之言方公務德則啓其端余視方公爲文人行故樂記所以乾道五年四月八日張某記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于湖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序

廣招後序

廣招吾友郭從範爲丞相趙公作也丞相没南荒不及見紹興乙亥冬致事天下哀之故從範作此文以尉九原之思張子曰丞相以忠受知天子同列媢疾羣纎嗾吠丞相以遷死丞相之死不死也今大憝幽戮聖政日起丞相志願畢矣挾姦欺君雖生猶死謂丞相之魂可無招也從範年未

三十長不滿五尺胷次浩然常欲軒輊天下士聞不平事攘臂齧齒椎牀唾壁終日咄咄使從範幸而見用必不洪恣帖然隨流波也又區區爲趙公作此文從範之心可知也已可知也已

龍舒淨土文序

阿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羣品繫念甚簡證果甚速或者疑之余嘗爲之言阿彌陀佛耶汝性是極樂國土即汝身是衆生背覺合塵淪於七趣立我與佛天地懸隔佛爲是故慈悲方便開示悟入現諸無量如幻三昧莊嚴其國備極華好復以辯智而爲演說令諸衆生歡喜愛樂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如來欲生其國即此一念清淨堅固還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于坐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悉皆現前如是脩習乃至純熟幻身壞時此性不壞金蓮華臺由性種生往生其中如歸吾廬諸佛菩薩即我眷屬性無異故自相親愛友人龍舒王虛中端靜簡潔博極羣書訓

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惟西方之歸自是精進惟佛惟念行年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皇恤間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望之者信其爲有道之士也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宣城留兩月始見其淨土文凡修習法門與感驗章著者具有顛末將求信道者錄木傳焉或病虛中公儒者而好佛之酷若是又欲率天下舉以從公不亦戾吾聖人之意耶虛中應之曰聖人固云然也書非聖人刪耶而曰惟狂克念作聖夫狂去聖遠甚而一念之克即到聖處衆生一念念佛即到佛處如之何不可商太宰問聖於孔子自三皇五帝皆不以云而曰西方有聖人焉庸詎知西方之聖人非佛謂耶虛中諉予序其書故并載之虛中名日休是歲十月旦歷陽張某序

送王壽朋歸雲川序

王壽朋自臨川相從度彭蠡登廬阜方舟

順流盡覽東南山川之勝蓋三閱月至吳門而後別去壽朋幼游太學爲名進士以其餘力旁通神農黃帝之書探囊起死退然無驕色鄉來賓客相與游從如壽朋耐久可二三數也臨分置酒齊雲惘然爲書隆興初元六月二十五日

送吳教授序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太伯以文爲一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業儒碌碌者出於它州足以長雄故能文者在其鄉里不甚齒録獨素行可考而後貴也吳氏子鎰余爲州將時所舉進士方羣試于有司予因識之登于朝中乙科知舉者嘗欲以冠多士既不果則爲之延譽一時名聲籍甚分教郴州學以余之素也來廣西從余歷三時而後之官余謂鎰不以文勝蓋見貴於鄉里者雖然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舉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鎰也蓋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與必試於烈火而後知玉萬

物俱流而金石乃止余欲金玉鎰也鎰勉之

送野堂老人序

乾道丁亥六月余來長沙於是金華宋君子華爲之丞子華老於學校忠厚慈祥練習典章事之來也子華雖不言而意之所屬蓋得之於眉睫之間甚得師焉以免於戾子華今歸矣其蓋婁申之於有位者而未達也雖然達不達於子華何足道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子華年固未艾也子華由是顯以爲天子之名卿才大夫則必惟其宜將其後四世五公也耶未可知也

十有二月六日歷陽張某安國書

送臨武雷令序

雷氏子溱爲臨武縣令將行問所以爲縣於子張子敬與之言夫虎豹之暴也猶豢而畜之豈非度其意之所安而逆其情之懼者與是以王者之治本人情今吾臨武之人人也其好生而惡死趨利而辟害與吾等也獨柰何以夷眡之故吾願雷子之

居是官不欲夷其民譙推其所願欲而已
摩而撫之搏而磔之其寬其猛各有攸當
雷子之爲臨武將以是而有濟與未可知
也

史警序

余自荆州得請還湖陰未至黄州二十里
扁舟遡浪來迎者故人談獻可也握手問
無恙命酒相勞苦略赤壁泊黄岡望武昌
西山余歎曰壯哉周公瑾之爲丈夫也一
舉而三國之勢定使老瞞屏息帖耳不敢
睥睨吳蜀者終其身獻可曰是則然矣孰
知三國之勢定而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漢
也公瑾孔明外託大義實自爲計確乎以
劉氏爲心者誰與余惕然正色不敢復議
獻可又出所作史警十餘篇相示純正剴
切得古人論議所未到余三復擊節之同
舟至蘄陽而别因書以冠諸篇首獻可蘄
水人獻可名也字亦云乾道己丑四月既
望

銘

陳季陵借軒銘 并序

陳子借鄰居之水竹以名其軒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奚以借爲雖然陳子之意則有在也作軒銘銘曰

自我觀物有一不可反身而誠至於備我混爲一家抉其藩籬曾謂陳子而不是知利欲移人抑或盜取施施夸人曰已實有我登借軒聞子德音息陰俯流以洗我心

吳春卿高遠軒銘

坎井之蛙爬沙終日大鵬垂天六月一息穴壁而闚見不盈尺我登泰巔洞視八極今春卿覽德輝於千仞之表期汗漫於九垓之外高矣遠矣此余之所以名其室者歟

取友銘

直諒多聞我友三益言則我從斯我之賊天高聽卑好是正直側僻取容幽有鬼殛隳節敗名禍止汝身當官而行將疚我民揆己何如以處它人汝誨汝思汝銘汝紳

龔養正芥隱銘

一雞之爭覆我龜蒙或俛而拾以華厥躬
是子龔子矯矯六尺斂而藏之寄此一粒
龍伯觸氏孰大孰小我銘此庵不滿一笑

橘隱銘

采芝之仙藏於橘中江頭木奴比千戶封
彼君子兮從吾所好霜落橘熟持杯一笑

墨沼銘

直大而方重厚少文德比玉磨礲圭角虛
以受人不碌碌坐閱萬物與古爲徒受命
獨有酌者水和而不流滿不覆瑞我翰墨
散爲膏澤潤民屋是謂墨沼天實畀我奠
南服

永寧寺鐘銘

謂聲非鐘謂鐘非聲離是二想此鐘常鳴
聲無盡藏鐘亦不壞如雷如霆震此嶺海

李周翰所藏洮石銘 周翰蘄州人中洲乃其隱號也

出西河之結綠薦中洲之隱君蓋未始用
吾力也不必發於硎若夫砥節礪行不見
其頴則所以表一世而無羣者耶

說

二張字說 吳宮教 若之甥 祗

涉世欲淺造道欲深故涉之字深伯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故法之字傳伯過涉滅頂在易則凶居安資深左右其逢鞅法起秦卒轘而躬弗敝以傳厥惟聖功爾深爾傳惟是之誨謂予不然質爾舅氏

勉過子讀書

學無早晚但恐始勤終隨今有二人焉皆有百里之適一人雞鳴而駕馬瘠車敝憩於塗者數焉則窮日之力未必能至一人日中而駕馬良車駛其行不息吾知其必先於雞鳴者矣故夫車馬者質也作輟其勤墮也過氏子年二十有一矣棄其舊學之佛而惟吾儒之歸質甚美也志甚勤也猶懼其畫也故書此以勸之

諱說

其屏迹念咎不接外事然所寓淺狹東西行者語音輒相聞竊聽小民籍籍稱說新

史君之政寬而不淪於弛嚴而不入於暴老吏斂手不得措可否其間如平舅甥之獄於談笑頃事關教化皆可紀述父子相告私自抃蹈謂士以所學所行析爲兩塗久矣今公經術學問軌世立範立朝如是治郡如是全德具美稽之昔賢無所與讓敢再拜賀但有避諱一事始聞而笑中聞而疑終之不能自決而私布之執事何者以公高明直諒萬萬不應有此談者妄謬已甚是故始之以笑談者至于三數人而不已又聞有所何治是故中之以疑以其受知疑焉不告則爲有罪是故終言之而不敢以逆公意而止蓋二名不偏諱卒哭乃諱禮也私諱不及吏民不諱嫌名律也不偏諱屬聯則諱徵在是也卒哭乃諱生者之名不當自諱也私諱不及吏民惟天子之諱通乎天下不諱其私示不敢與尊者抗也不諱嫌名兩禹丘蓋是也禮不應偏諱偏諱其字猶之可也偏諱其嫌猶之可也今凡支申之屬音之近者皆諱之

支使謂之察推收支謂之收給狀申謂之狀呈申時謂之衙時果然也豈不甚可笑也則與退之所謂宦官宮妾之不敢言諭及機者何異以公之剛正而欲人以宦官宮妾之態事已必不然也此某所以始聞而笑也談者又曰不獨此也雖公之名亦不欲人及之昨者小吏誤以言笞之百矣誤公名且受笞宜吏民之諱支諱申也此某所以中之以疑也故相名檜謂膾魚生王氏諱山易山爲巖又有郎位名說而自

諱月使其隸候月則曰汝往視天大星出告我家諱禮客李姓者更以季至如墨池皮綳載在稗官不舉進士退之作辯此公之所熟聞而訕笑者夫寧躬自蹈之意者羣吏求容悅於公而爲是耶抑公未之聞耶其笞吏也將它罪耶此某終之不能自決而私言之執事也果有是也公更之不難不然也願公進羣吏而諭之使言一循其故春秋之法貴賢者備公垂意焉或謂某曰公或無是以告者過也公得無怒子

某謹應之曰公屬爲御史聞無不陳責難於君天下歸忠焉士有爭友況某於公也無而言之公必諒某之心奚怒之有

歐陽氏子字說

春而萌芽夏而長養揫斂於秋而閉藏於冬天之時如此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人之時如此知時之義者其發而中節之謂乎涉於過不及則必爲小人而無忌憚故君子曰時中歐陽氏子年十有一育於外大父袁仲禮其生也有以時魚饋者袁君名之曰時時楚產也出必春莫漁伺之識歲月以其時也故以時名夫時非有知也乘氣而化時且如此今吾之時天所命也人欲既勝顛倒錯亂曾時之不若故字時曰伯時而書其所以告之

贈時起之

時氏彭城大族度江而南一居秀之崇德一居吳興一居廬陵居崇德則某之外王父也嘗爲登聞檢院通判吉州知雷州卒

葬崇德兩子伯舅諱歙不及仕而死亦兩子長嘉之迪功郎其季三歲隨母適廬陵伍氏從伍姓今年三十三矣某守臨川同舍郎王宣子守廬陵遣人訪尋得之告以家世爲更其名曰起之而字之曰子家仲舅名檄居官廉正惠愛辦治今爲朝散郎新通判汀州子男四人勝之恭之文之惠之未艾也居吳興曰衍之卒官朝請大夫成都轉運判官子伍人儁登進士科傑侃佐行以任入官居廬陵曰開之兩子佑倚

某於時氏既外諸孫又娶仲舅之女因書遺子家使槩知其生出本末云年月記

賛

贈白雲道人賛

白雲說相口舌瀾翻南山霧中時見一斑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也

題劉仁瞻告賛

劫火洞然玉石皆空天存此書于以勸忠

題桂林劉眞人眞賛

河目甚口須髯怒張人貌而天者耶其骨

已朽其人不死與天地齊年者耶山高谷深變化成空一笑相從惟我與公

龔養正寫真贊

山澤臞儒詩中仙獨立骯髒遺拘攣服以幽蘭佩芳荃臨風高詠離騷篇不知畫工胡爲而得其傳耶

自贊

于湖于湖隻眼細隻眼麄細眼觀天地麄眼看凡夫